

MAR 30 1991

UN/SA COLLECTION



合 国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4/932
S/21212 ✓
27 March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47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五年

1990年3月27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0年3月27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阁下给你的信。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47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斯塔法·阿克欣(签名)

附 件

1990年3月27日

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外交和国防部长凯南·阿塔科尔博士阁下
1990年3月23日给欧洲议会主席的信。

请将本函及其附录作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47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
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附 录

1990年3月23日

凯南·阿塔科尔先生给欧洲议会主席的信

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违反了1990年3月12日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欧洲议会的决议错误百出,带有极大的偏见,因此使塞浦路斯双方更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这方面,该决议起了相反作用,比无用更坏。令人遗憾的是,欧洲议会认为自己必须通过这项带倾向性的决议,它妨碍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并有损该立法机构信誉。

该决议在序言部分第1段声称塞浦路斯在过去15年中被非法分裂。实际上,塞浦路斯自1963年以来就陷入分裂,当时希族塞人利用武力将土族塞人赶出两个社区伙伴的国家,迈出了致命的一步,造成伴随我们26年多的塞浦路斯问题。1964年,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被派往塞浦路斯,拯救土族塞人的生命,使之免遭希族塞人政府纵容和支持的希族塞人枪手的屠杀。塞浦路斯的分裂当时就已经是一项确定的事实。

序言部分第6段提到“联合国秘书长为使塞浦路斯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先生与拉乌夫·登克塔什先生举行谈判作出了努力。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秘书长作出努力的目的是要让希族塞人领导人瓦西利乌先生与土族塞人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将瓦西利乌先生装扮成塞浦路斯总统是错误的,因为他只代表希族塞人。自从希族塞人在1963年和1964年决定命运的事件中撕毁了1960年《塞浦路斯宪法》之后,就不再有合法的“塞浦路斯总统”。该项宪法规定,塞浦路斯的行政权力应由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共同行使。

序言部分第7段提到瓦西利乌先生采取了“积极的谈判立场”。事实并非如此。瓦西利乌先生来纽约时并没有带来他自己的提议。他拒绝答复甚至拒绝承认登

克塔什总统“提出的很多书面提议。当瓦西利乌先生在谈判中试图坚持使用暗示土族塞人的地位低于希族塞人的地位的术语而使谈判陷入僵局时，他根本没有尝试着去克服困难，并且拒绝了登克塔什总统提出的关于将此问题搁置一边，继续讨论议程上其他事项的提议。

决议序言部分的第8段谴责“登克塔什先生采取行动，企图改变秘书长的职权”。恰恰相反，登克塔什总统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并认为在秘书长主持下在塞浦路斯双方之间进行直接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并始终主张毫无损害地维护秘书长的职权。

决议序言第九段的内容违背了事实，这是因为那些因非法进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而被捕的希族塞人破坏分子是被北塞土族共和国的警察，而不是土耳其军队，抓获的。况且，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也不是占领军。他们到塞浦路斯来是根据条约义务。正是由于这种措施，才使把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企图遭到挫败，并从希族塞人的手中，把土族塞人拯救出来，使之免遭灭绝，而当时希族塞人的“总统”是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尼科斯·桑普森。

在序言第十段中，决议诡称“绝大多数土族塞人”对登克塔什先生的谈判立场感到“遗憾”。由于登克塔什先生是民主选举的土族塞人领袖，这种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无论怎样，土族塞人将会在1990年4月22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欧洲议会对这次选举的结果妄加预测并得出结论说登克塔什先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不能允许的。

执行部分第2段敦促土耳其政府合作。应十分明确指出的是，塞浦路斯问题只有通过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两方参加的直接谈判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土耳其作

a 登克塔什先生于1990年3月15日辞去了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将于1990年4月22日举行总统选举。

为保证国之一，支持这类谈判，但并不参与该进程。

第3段提到了支持进步的土族塞人领袖。这种说法太奇怪了，这是因为，事实上北塞土族共和国是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该国人民才是判定谁能替他们说话的唯一权威。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象欧洲议会这样的—一个立法机构竟通过决议在北塞土族共和国寻找备选领导人，从而破坏了该国的民主进程。

第4段蛮横要求“释放土耳其占领军非法监禁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非法进入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被捕后在合法的法庭受审并被判违反该国法律罪。服刑期满后他们会得到释放的。他们受监禁与土耳其军队毫无关系。事实上，是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机构逮捕和审判了他们，这些机构是按国家立法行使其责任。立法机构——即使碰巧是欧洲议会——妄称自己有权命令另一国的司法机构释放已判决的罪犯，或对这些司法机构法律行动的合法性作出站不住脚的裁决，这样做是极不合适的。

最后一段要求外交部长们报告他们为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正如安全理事会第649号决议第3段所指出的，塞浦路斯的解决方法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必须通过双方与秘书长在“平等地位上”自由达成。欧洲议会试图使12个成员国外交部长卷入塞浦路斯事务，这使一个复杂的问题变得更难以解决。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偏袒一方的决议，从而宽容和支持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大肆进行造谣诬蔑。这样做违背了第649号决议的第5段的文字和精神，这一段“呼吁有关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希族塞人最好是结束他们向土族塞人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战，从而恢复一种和解和相互信赖的气氛，以此作为建立一个塞浦路斯联邦的第一个基本步骤。欧洲议会为希族塞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宣传工具，从而阻碍了所有为公正早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工作的人的努力。

外交和军事部长

凯南·阿塔沃尔博兹 (签名)